

怪侠系列之一

# 龙卷残云

台湾卧龙牛

太白文艺出版社

247.5/W127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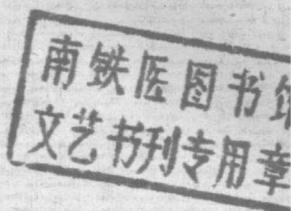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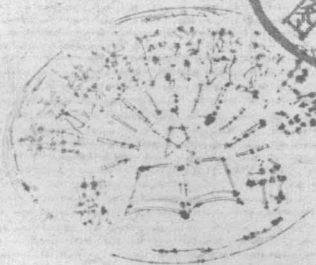
W127

2

# 龙卷

中 册

卧龙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参 考

。購此式蟹夾百“……茲”

93 1 100

## 第六章 江中号凌辱田起风

— 12 —

石头正想仔细再看，骤闻洞外传来像鞭炮般的爆炸声音。

“汪汪汪……”

两只狒狒听了，神情大变，它们又惊又怒。

“阿禄、阿喜，老师生气了，你们快跟我回去吧！”

石头辨出是人声，想出去查看，谁知竟给狒狒拦住，一只拍拍他的胸，仿佛在安慰“不要怕”，另一只叫着冲出去！

。幾幾抽出中尊團既罷只欠了子

“汪汪汪！”一声，盆网网盆盆早只派来球面  
“响响！”我，长开十三岁半，五岁官五个官同中

狗叫和狒狒吼声,交织成一片,虽然石头没有目睹,却可以想像到,它们战斗非常激烈。

过了一会，又重归寂静，外面有人大喊：“阿喜，阿禄被捕了，现在就剩你啦！”

洞里这只狒狒抓住石头右手，把那块玉石塞入他的

口袋。

“这……”石头越发迷糊。

狒狒将他往洞内推，显然不希望他出去。

石头无奈，只有虚与委蛇。

“碰！”

又是一声大响，跟着有人高声道：“阿喜，再不出来，我就放狗进去了！”

“响——”

狒狒狂吼冲出去！

随之，外面又传进来狗和狒狒的搏斗声。

“不行，我得出去瞧瞧！”

石头疾步而出。

哇卡！

方才他站的山石周围，不知从那里冒出，十几个穿着戒装，手持火把的人，俨如在追捕重大罪犯。

“汪汪汪……”

七、八只猎狗围着冲出的狒狒。

而起先那只早给渔网网住，搁在一旁凉快。

中间有个五官端正，年约三十开外，好像头领模样的人，左手一挥，命令道：“拿下！”

电光石火间，旁边的青年扬手撒出渔网，分毫不差，网着后出的这只。

“响响！”

狒狒用力拉扯，却无法挣出渔网。

“头领模样的人，又道：“带回府去！”

“站住！”

话语未了，石头一记跟斗，如同猴子般，翻到那块山石上。

“你是……”

头领模样的人见他脑袋如南瓜，身体似娃娃，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猴，因此不禁怀疑。

石头傲然回答：“石头！”

“石头？”头领模样的人，昂首大笑：“哈哈——”

石头不悦问：“你笑啥子？”

“听到这么菜（笨里笨气）的名字，谁都会笑，我问你，叫我们站住干什么？”

石头答道：“是想了解一下，你抓这两只猴子的目的。”

“我抓这两只猴子？哈哈……”头领模样的人神气十足道：“说出来怕你会吓死，这两只马猴是我们提督大人养的。”

石头笑道：“我看你是瞎子放尿——乱泉（盖）！”

“我一点也没有盖！在七年前，我们大人随兆惠将军征伐新疆回部时，抓到了这对马猴。”

石头微怔，道：“哦？”

头领模样的人继续说道：“因为高大的马猴，十分罕见，所以大人把它们带回来饲养，不久之后，生下了一只小的。”

“府衙的门禁，一向森严，它们如何跑出来的？”

头领模样的人打量他一眼，答道：“那只小的马猴，大概像你这么高，生性驯良，因此也没有锁，任由它在院中玩，不料在半个月前，它摸进大人书房，偷了块非常珍贵的玉。”

石头接口道：“听你这样讲，那块玉一定很值钱！”

“岂只值钱而已？简直千金难求！根据我们大人说，那块玉叫‘龙辅’，不但可以避邪，而且还能疗毒治疾。”

石头右手一摸口袋，忐忑不安的问：“那……那龙辅长成什么样子？”

头领模样的人描述道：“圆圆的像块烧饼，通体碧绿，中央有条红纹，形状犹如一条活龙。”

“后来那小马猴把龙辅拿到那里去了？”

“大人发现此事，立刻拿人抓它，小马猴心中害怕，便跑到父母身边，这对老马猴看见，有人要抓它的孩子，兽性大发，当下扯断铁练，一起就冲出府去！”

石头闷不吭声，凝神听他说原委。

“经过一番追逐，小马猴跌倒遭擒。”

石头急问：“那块龙辅呢？”

“不在它的手里，后来我们怀疑，不是掉了，就是在老马猴身上。”

石头的眼角露出了笑意，心中想道：“看来我口袋这块，就是它说的龙辅。”

“疑！”头领模样的人忽然想起，石头和狒狒都是从



洞里出来，疑心道：“关于龙辅的事，你问这么清楚干啥？那块宝贝该不是在你身上吧？”

石头忙摇手，极力否认，道：“没有，没有……”

不待他说完，头领模样的人脸孔倏沉，将火枪对准石头。

“你……你这是干什么？”

头领模样的人冷冷地道：“想搜搜你的身。”

“搜就搜嘛，何必拿这对着人。”

火枪这玩意儿，跟鸟枪差不多，只是没有弹头，指头一扣，火药铁砂齐射，不死也半条命。

头领模样的人跟旁边的手下，使了一个眼色。

那人走上前，由头到脚仔细搜查起来。

“屎滚（要命）啊！”

石头的一颗心像打鼓似的“砰砰”乱跳。

还没搜到脚，那人“咦”了一声，拿起玉石，惊叫道：“报告长官，找到大人的龙辅了！”

“真的？快拿上来！”

头领模样的人眼睛陡亮，散发出喜悦的光芒。

手下恭敬地递过去。

石头抢着道：“那来什么龙辅？你们看清楚，那只是块普通的石头。”

头领模样的人才接过来，那块碧绿玉石竟然变成普通石头，他一肚子的大便。

“杂种，你敢骗老子？”

“我没有啊！”  
“还说！”

他将手中石头，用力向手下掷去！  
“哎——哟！”手下抱着肚子痛叫。  
头领模样的人还不放过，指着他鼻子说：“等回到衙，我非关你十天禁闭不可！”

手下猛哀求道：“我已经一个月没有放假了，长官开恩啊！开恩啊！”

“走！”

头领模样的人不愿手下讨饶，把头一掉，悻悻然带人离开。

“嘻嘻！幸好我有障眼法，不然准挨他们一枪！”

石头说完，俯身捡起石头——玉石。

“怪了！那两只大马猴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这儿，又送给我珍贵的龙辅呢？”

石头实在想不通。

“那只小的马猴，大概像你这么高……”头领模样的人，刚才所说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

“哎呀！”石头突然大叫：“我明白了，它们一定把我当成小马猴，伤脑筋也！”

斜阳满山，天上尽是红云。

一个十七、八岁，上穿荷花衫，下套蓝布裤，手挽包袱的少女，疾行在郊道上。



她匆匆由位货郎旁走过。

货郎天生一对金鱼眼，鼻大唇薄，背着两尺木箱，手持拨浪鼓，一见少女脸蛋秀丽，身材丰满，该凸的地方凸，应翘的地方翘，脑中不禁动了邪念。

“姑娘，你要上那儿去啊？”问时，他已赶上去。

那少女转首笑答：“哥哥，我要去夹江投奔亲戚。”

她脸上的笑靥，像是绽开的玫瑰，货郎看得更陶醉了。

“巧也！我也要夹江。”货郎故作紧张道：

“听说前面的林子，有大猫（虎）出没，你是个女孩家，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

少女听了，吓得花容失色。

“因为……”

货郎道：“幸好你遇见我，有人作伴，不然叫大猫叨走，那才冤枉呢！”

少女芳心稍定，感激问：“哥哥贵姓大名？”

货郎回答：“我姓宋，名叫狗娃；姑娘怎么称呼？”

少女腼腆道：“人家都称我九妹。”

货郎道：“九妹，那我们快走吧！天黑就更危险了。”

一路之上，两人有说有笑，穿过树林，又走了一里路，思蒙镇已在望。

日光没了，天上红云也淡去，一轮冷月高高挂在冬青树上。

九妹说：“宋哥，天晚了，前面有客栈吗？”

宋狗娃回答：“有是有，不过上个月这里抓到棒老二，官府下了命令，客栈不许单身住宿。”

他信口雌黄，想要端（非礼）了九妹。

九妹秀眉微皱，道：“那……那如何是好？”

宋狗娃色眼淫笑道：“只要你听我的，不但有地方住，而且住得很舒服。”

九妹想了一下，无奈答道：“好吧！我都听你的。”

宋狗娃低声道：“九妹，我们两个假扮成夫妻，不就可以投宿了吗？”

九妹口里不说，心中却道：“怎么搞的嘛？人家还没出嫁呢！”

宋狗娃见她面有难色，忙道：“你不愿意，那就算了！”

可是，九妹又怕没有地方住。

“不！宋哥。”她说时脸已红了：“素昧平生，我是不想太麻烦你。”

宋狗娃笑道：“一点不麻烦！大家出门在外，凡事唯有将就点！”

他们走进思蒙镇，家家户户都上了灯。

“五福棧”座落于鎮口，宋狗娃一下就找到了。

“么師，給我們夫婦一間干淨上房。”

他說完後，心中樂道：“這塊天鵝肉，我狗娃吃定了，嘻嘻……”

伙計聞言，抹布扔上肩，跑過來答道：“客倌，別說上房，連下房也沒了。”

宋狗娃怔忡一会儿，望着九妹道：“老婆，我們到別家去。”

“嘿嘿！”伙計笑道：“全鎮單單我們一家。”

九妹焦急道：“那該怎麼辦？”

宋狗娃對伙計道：“么師，想個法子嘛！”

“真的都住滿了！”伙計道：“只有一間房，鋪着兩張床，方才住進了小和尚，怕你們夫妻不方便。”

宋狗娃遞給他一吊錢，道：“帶我去看看！”

“是是！”

伙計走在前，宋狗娃、九妹跟于後，三人行至甬道尽头。

“呀！”的一聲。

伙計推開最後一個房門。

宋狗娃往內細看，房裡果然有兩張床，其中一張上坐著一個身子小，腦袋特別大的和尚。

於是，他說道：“可以了，你去吧！”

伙計不放心，走進去跟和尚道：“小師父，他們是夫

妻，因为店里住满了，所以在这搭个铺。”

“峨嵋豆腐，请自便！”

这小子分明是石头，他却装成大师模样对答。

伙计欣然转身，道：“小师父答应了，两位客倌请进来吧！”

宋狗娃和九妹先后进入房中。

“没有事，我到前面去了！”

伙计说完，掉头走出房。

九妹启齿先道：“只有一张床，你我怎么睡嘛！”

“没关系，看我的！”宋狗娃说完之后，放下木箱，转身跟石头道：“小师父请了！我们是新婚夫妻，你能不能帮个忙？”

石头笑问：“帮什么忙啊？”

宋狗娃贪婪的说：“把你那张床，让我们。”

石头犹豫道：“这……”

“佛不是说：出家人，与人方便吗？”

石头想了一下，勉强的回答：“好吧！”

为表示“高僧”风度，他下了床，走到屋里角，双腿一盘坐下来。

石头这么一坐，使得原本开心的宋狗娃刚刚绽放的笑容僵住了，因为这还是会干扰到他的。

宋狗娃堆着笑脸，得寸进尺道：“小师父，你床都让了，何不到别处去睡？”

石头应道：“别处那来地方？何况我坐在这里，对你

们根本没妨碍。”

宋狗娃强调道：“可是，我们是夫妻啊！”

“我又不吵你们，夫妻有什么关系？”  
石头的想法天真，他一点也不晓得，人家要干那种

事。

宋狗娃不悦道：“你这人太不上道了！”  
九妹忙劝道：“宋哥，人家床都让了，你怎么讲这种

话？”

“对呀！”石头随声附和。

宋狗娃恼火道：“对个屁！你这样等于没让。”

“让你是给方便，不让是我本份。”石头解释道：“既然你说等于没让，那我收回刚刚的话。”

言罢，站了起来，又走向自己铺位。

宋狗娃喊道：“喂，你怎么出尔反尔啊？”

石头不理他，身子一倒，面朝里睡了。

九妹急道：“算了，算了！”

宋狗娃心里想：“这还能算？一算就杵不成啦！”

于是，他又大声说道：“小和尚，我跟你讲话，你听到没有？”

石头就是听到，也不想跟他计较。

“喂，你开口讲话啊！”

宋狗娃又说了几句，石头不理，他叫得没劲，就顺着九妹回到了他们的铺位。

但他并没有因此停止非份之想，脑袋中仍在思索，

怎么样才能端九妹。

因为九妹太动人了，刚刚劝阻自己时，宋狗娃又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的体香，更加激起心中欲火。

而九妹浑然不知，居然还把他当好人。

宋狗娃忽然道：“九妹，饿了吧？我去买只烧酒鸡，来给你暖暖身子。”

不等九妹回答，他就迈步出了屋。

石头听到“烧酒鸡”，不禁食指大动，心道：“格老子，非叫你拿着烧酒鸡，向小爷陪礼不可！”

想罢，连忙翻身坐起，口中念了一阵，偷偷向九妹指去，再往自己脸上一摸，九妹登时变成石头，自己却易容为九妹。

好厉害的障眼法！

“九妹！”

片刻后，宋狗娃端着海碗，兴高采烈进来朝自己铺位望去，见石头坐在上面，不由吓了一跳。

“宋哥，我肚儿饿呢！”

宋狗娃正想开骂，骤闻背后语声，好奇回头望去，只见九妹在抛媚眼。

“你……你怎么换了铺？”

他虽然觉得不对，但看见九妹就什么都忘了，当下疾步走过去。

“嘻嘻！”石头见状窃喜。

然而这边真的九妹，看他走到对面，忍不住叫：“宋



哥……”

宋狗娃闻声转首，见见石头，立刻骂道：“没事鬼叫个什么劲？”

这句话突如其来，语气中充满不善，九妹登时闭嘴，毕竟自己不是他老婆。

宋狗娃坐在床沿，双手捧着海碗，谄媚的道：“九妹，烧酒鸡来了，趁热吃，可以暖和身子。”

“怪了！”

真的九妹很纳闷，他为什么叫小和尚九妹呢？正想不懂之间，石头已应声：“我最喜欢吃烧酒鸡了。”

说完，也不客气，拿起了汤匙，大口就喝起来。

“嗯，好重的酒味！”

宋狗娃接道：“酒可以帮助驱寒啊！”  
一口热汤，一口熟鸡，吃得那石头，像牛车挂锦旗——爽歪歪（取其音）。

而这边真的九妹，看后也不禁吞口水。

宋狗娃买来的烧酒鸡，是指名用“老窖大曲”所做，石头喝不到三分之二，整个人只觉得头重脚轻。

“噗！”的一声。

石头支撑不住，身子一倒，马上被摆平了。

“嘻嘻！”

宋狗娃色眼淫笑，放下海碗，兴奋的搓搓双手，他心头怦怦直跳，血管迅速地膨胀，其他的也蠕蠕在勃

动。

他把石头扳正，迫不及待凑嘴上去狂吻。

“嘎！”

九妹吓坏了，也不敢叫，悄悄溜出去。

吻过一阵，宋狗娃坐直身子，要替他解扣，才发现这人不是九妹，而是丑陋的小和尚。

“哎哟，有鬼啊！”

原来，石头喝醉以后，障眼法不解自破，故他又恢复了本貌。

宋狗娃大叫一声，欲冲出去，伙计经过门口，忙进来查看，他扶着宋狗娃问：“鬼在那里？”

“在……在那儿！”

宋狗娃那敢再看？只用手指着，石头所睡的地方。

“拍！”

伙计伸头一探，见石头酣睡，即甩了他一掌，叱道：

“你眼花了？那明明是小师父，你大呼小叫做啥？”

凡是客栈，最忌讳说这个。

“可是，刚才……”

宋狗娃欲言又止。

原因是企图非礼的事，他不能说，因此挨一巴掌，如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伙计气愤道：“不用讲了！我看你是没找到上房，存心捣蛋，现在你马上给我出去。”

“么师，别这样……”

伙计问道：“你不出去是不是？”

宋狗娃脸像苦瓜，道：“这么晚了，你要我上那儿去？”

伙计悍然道：“我又不是你老子，谁管得了那么多？”

言罢，提起那口木箱，强行推宋狗娃出去！

“么师，行行好……”

伙计道：“你再赏小费，也没有用了，走吧！走吧！”

宋狗娃就这样给赶出了五福栈。

“呼——呼——”

石头鼻声如雷，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贪吃烧酒鸡，而保住九妹的名节。

第二天上午，他结过了账，施展轻功，直奔峨嵋山报国寺。

思蒙镇距峨嵋山大约一百六十多里，当石头返抵报国寺，天色早已经暗了。

“刷！”的一声。

为了安全起见，他并没有走前门。

石头长身上墙后，往寺里窥探，见僧舍灯光明亮，他迅速朝那儿跑去年，双脚一蹬，人似蝙蝠般飘下来。

“什么人？”

和尚们一面喝问，一面散开，等看清是石头，这才松了一口气。

德海大师开口道：“石头，你总算回来了！”